

第二十二回 識小妹征棹解離愁 得嬌女慈幃添喜色

卻說劉電勸住哥哥，拭淚回到後艙，卻見雪姐一身孝服，哭泣未止，見劉雲進來已知是做官的長兄，口稱“哥哥”倒身下拜。劉雲以小妹相見，祇回了兩禮，一同坐下。梅氏過來叩頭，劉雲抬身道：“你是客邊，莫行此禮。”便問雪姐道：“聞妹子與殷家伯母在江中遇害，怎的又與我兄弟相會？”雪姐未及回答，劉電接著說道：“哥哥不知，說來卻是一段創古奇文。”因將雪姐怎生遇騙賣入曹家；又怎生遭妒婦凌虐，得保全了身體；怎生到沂水客店中自盡，埋在義塚；怎生在地下遇了仙姥指引，拜認了父親；父親又怎生顯靈邀蔣、岑二位囑託，引弟先發出妹子的棺木，當下還魂轉來，便指引起出父親靈柩；又蒙蔣公十分仗義，與兄弟結了婚姻；又與岑公子結為兄弟；蒙岑伯母命梅嫂子陪伴妹子前來，於八月初一在沂水起身，原要送妹子與梅嫂子回家，不料許伯又同親戚挈家往大庾縣上任去了；岑賢弟家又被侯巡按將房屋封鎖，岑掌家又病回湖州，進退兩難，承梅嫂子情願陪伴妹子，因此就一同回家；不料在這裏遇著哥哥，還有許多細底，一時也說不盡。劉雲從頭聽了一遍，點頭吐舌道：“果然有這等奇事！若不是親身經歷，旁人說來也難相信。祇是殷母遇害，如今既知強徒姓氏，又有根究之處，為兄自有道理，必要拿此兇徒與你兄妹報讎泄恨。那蔣公與岑公子既成至戚，且容圖後報。”因對雪姐道：“若論殷家兄弟與我八拜之交，你便是我義妹；若論拜繼父親，就如親妹子了。”雪姐道：“小妹在地下，若不是父親庇護，必被眾鬼欺凌。父親因預知三哥到來搬柩，恐無處找尋，因顯靈邀蔣家叔父與岑公子到來託他指引。彼時父親已令小妹先拜見過他二位，次日三哥果然到來，小妹幸得再生。回想前事，就如做夢一般。”

劉電即問道：“正不知哥哥如何又與殷家兄弟結拜？”劉雲道：“這事說來雖不似你們的奇異，卻也是天假奇緣。我在任得了父親的凶信，因為交代的事耽擱了三個多月纔得起身，七月下旬坐船到了江南涼山地。方停泊，不料夜間被江洋大盜十數人明火執仗上船行劫，將家人捆縛，行李盡行搜出。我那時也祇想留得性命便是萬幸，不料忽然來了一個少年壯士，一上船就打翻了兩個強人下水，又在艙裏活捉了兩個將我救了。不但保全性命，連行李一些也不失脫。我還未曾動問他的姓名，他卻見我與兄弟面貌、聲音相像，又見我穿著孝服，一回就叫出我的姓氏，我倒喫了一驚。問起始末，纔曉得兄弟與他結拜在先，說你助他銀兩，勸他投充勇壯立取功名。他原要在儀真口等你，不料生出這件事來，誰知他卻為此事得了功名了。”劉電同雪姐一齊問道：“怎麼就得了功名？”劉雲因將那官司如何嚴禁盜賊，如何懸賞緝拿；成公如何薦舉，操江如何恩待；給賞了官銀三百兩，成公又有己贈；又如何三人效桃園結義；後來制憲黃公要討他往蘇省委用，當下給了把總札付並與他令箭，委署留河守府，許他得調兵馬，十分恩寵，從八月下旬就到任去了，一一敘說一遍。

劉電聽了，不禁眉花眼笑，道：“兄弟當日一見了他就知他不是久居人下的人，因此與他結為異姓骨肉，但不料他驟然就做了官。”雪姐道：“祇可憐我乾娘為我身亡，不得享他一日之福。”說著，又哽哽咽咽哭泣起來。劉雲勸道：“這也是他老人家的大數難免，即如妹子死而復生，亦是定數。日後祇要拿著這個兇徒，斬首瀝血，祭奠靈前。如今妹子回去，我就當差人去報知許伯，接他到家與你父女重逢，省得兩下傷心牽掛。況你再世重生，也是古今罕有的事，將來必有後福；終身之事，兄當為你擇一佳偶，必不誤你。”

劉電接口道：“哥哥卻還不和其中委曲：父親冥間囑託蔣公三事，一件是託蔣公指引埋棺處所，第二件是為他表侄女與兄弟婚姻之事，這第三件就是囑託妹子終身之事，說將來與岑家兄弟有姻緣之分，卻又不叫當時訂定，必要等待數年仍須蔣公完成此事。此番回來原要見了許伯就將這姻事訂定，不料又不得相會，到家後請了許伯來便可一言而定。”劉雲道：“那岑公子名門舊族，正是偶配。況且陰陽兩途先已見面，這姻緣非尋常可比，我若在彼就當同蔣公為媒一言訂定，何必更待他時？”劉電道：“兄弟也是這般主意，倒是岑家伯母說妹子現有生父，如今又有我們母親在堂，大家不便專主。況如今又在客邊，果是姻緣就耽待兩年也不為遲。”劉雲聽了此話，因問雪姐道：“岑夫人待妹子如何？”雪姐道：“就是親娘也沒這般憐愛，臨行啼啼哭哭，還與了妹子許多東西。”劉雲道：“如此說是極相愛的了，這件事就當反經從權。況這重生再世實是世上罕有的事，許伯得知，已喜出望外，豈有不樂從之理

！又何必拘拘於此？”劉電道：“這是父親冥中如此囑託，諒必有因。如今妹子年纔十六，即遲待兩三年亦無不可。”劉雲道：“這也罷了，祇是他明歲必須進取功名纔好。”劉電道：“兄弟也再三勸他，他祇為那侯巡按與他作對不敢回家。如今房屋又被他封鎖，亦無家可歸，倒是一件難事。前日兄弟訪問明白，因寫了一封備細的書，留下二兩盤費，交與許伯的緊鄰周老人，託他僱妥人寄往山東。信面注明，到日另給酒資二兩。這封書不知何日纔到？”劉雲道：“有這重酬，那怕沒人寄去；祇是他那裏得了此信卻又增一段愁腸。”因想：父親所說遲待的話未必不為有此頓挫。這是劉雲意中所想，卻不知雪姐心中已深信了恩父的言語並岑母的憐愛，就遲幾年諒無更變，因此倒不把這事放在心上。

他兄妹三人直說到上燈時分，嚮靈前炷了香燭。此時，兩隻大船已並在一處。劉雲道：“明早就在這鎮市上買了祭品先與父親會奠，叫兩隻船邦著同行。我是驚怕的人，如今卻放心了。”劉電道：“哥哥遇殷家兄弟相救，兄弟卻早知道。”劉雲道：“這是何說？”劉電又將遇點石禪師的話細述了一遍。劉雲道：“如此說，這禪師竟是個知過去未來的羅漢了。”說話間，晚酒已備，弟兄二人就同過這邊船上來，另送了幾樣酒餚到這邊與小姐。他弟兄又敘話到半夜，方纔各自安歇。次日早起，就在鎮上買了那雞鴨魚肉、果品蔬菜、香燭紙鏢等，準備在船中祭奠。從此兄妹三人常在一船敘說那歷過情節，頗不寂寞。

不止一日，到了吉水，停船在城外碼頭。他弟兄已先在船中商定，將靈柩暫停城外普化寺。傍院面前搭蓋三間大廠棚，中間安放靈柩，後間安頓女眷，外間接待親朋，傍邊左右另蓋兩小廠，一處做廚房，一處留待來使，就借傍院做帳房，並安放什物。當日劉電先上岸到普化寺與長老說知，然後進城到家中拜見老母、兄嫂，把客途經歷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大家聽了又悲又歷史意義，又甚驚怪。當下劉母就要同了媳婦們到船上去哭奠，並就好看這個還魂的女兒。劉電道：“母親與嫂嫂們理應前去，但這碼頭上船隻擁擠、行人雜亂，況船中又甚窄狹，一無備辦，且待搭起了棚廠，再請母親同嫂嫂們往船上起棺，一同送到廠中祭奠。”劉母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們快些去料理棚廠要緊，且先家祭過了，再商量開弔的事。明日先把你妹子接了回來，省得他在船上不便。”

劉電領命，即同了二哥劉霖分頭辦理，僱了人夫工匠，賃了杪木竹竿，將自己鋪中大布抬了十多筒，到寺裏去搭蓋棚廠。傍晚，弟兄同出城到船上。劉霖先拜了靈柩，大哭了一場，然後與兄妹見過，因說：“這棚廠連夜搭蓋，明日還得一天工夫纔竣，後日早晨便好起棺上船。”

要接你先回。”雪姐道：“小妹也正要拜見母親，這裏且留梅嫂子在此照管。”劉霖道：“不必，妹子祇將東西收拾收拾，明日一總與你搬回家去就是了。”當晚，劉雲派一個家人跟隨劉電往寺中歇宿，監督工匠，照管什物，劉霖仍回家中料理一切應辦物件，自己同兩個家人在船守靈。

且說劉霖回家對母親說知，明日棚廠便可蓋完，後日一早同母親大嫂們去起棺，到廠，合家祭奠，又道：“這個妹子生得好個模樣，見了我十分親熱，真個像親妹子一般。明日母親見了必定喜歡。”大娘子道：“這還魂的事人再不信，如今卻真有這般奇事。正不知在棺木內如何過得這許多日子？難道不氣悶的麼？”二娘子道：“想必死了，這棺材就如房屋一般，那魂靈也好走進走出，諒來是不氣悶的。不恁地，公公怎得邀了生人去說話？”兩妯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胡猜亂講。劉母道：“你們且莫亂猜，明日接了他回來，正好慢慢地問他。”當晚過了一宿。

次日一早，劉母起來，一面打發家人前往普化寺催促搭蓋棚廠，一面叫劉霖去僱兩頂轎子：“接了你妹子與那梅嫂子回來，再到寺中去料理。”劉霖領命，順路僱了大小兩頂轎子。到得船上，雪姐早已收拾停當，將要緊之物隨身帶在轎內，其餘交給梅嫂攜帶，與大哥說了一聲，隨即上轎。劉霖一路照管著回來。

且說劉母打發劉霖去後，就同了兩個媳婦都出中堂探望。好大一會，轎子抬到大門內下轎，婆們都迎將出來，看見雪姐果然生得十分秀美，一身孝服，梅氏跟著進來。到了堂前，劉霖一指與雪姐道：“這位就是母親，這是你大嫂，這是你二嫂。”雪姐叫梅嫂將一把椅子移在當中，請母親坐了拜見，劉母見了便十分憐愛，道：“途路辛苦，祇行常禮罷。”雪姐當下端端正正拜到四拜，劉母叫兩個媳婦攙起，然後與兩位嫂子拜見。這劉大娘子卻祇有一個三四周歲的孩子，叫做端兒，生得粉裝玉琢一般，因叫過來與姑娘磕頭。那孩兒真個就趴在地下磕頭，喜得雪姐連忙抱將起來。那孩兒把兩隻小手兒抱緊了雪姐的頸項不放。劉母見了，也不禁笑將起來。大娘子過來拉他的手，祇是不放。雪姐道：“這個小侄兒乖得緊，怎麼竟不怕生？”大娘子道：“卻也作怪，別人要抱，他還哭著不叫抱哩！”當下梅氏也與老夫人並兩位少夫人磕頭，大家都攙扶免禮。雪姐抱著端兒，隨老母大家同到上房裏來坐下。

雪姐看劉母雖年及六旬卻神清體健，鬢髮纔白得幾根。這劉大娘子是個五短身材，銀盤白面，生得秀雅端莊。這劉二娘子卻是長挑身材，瓜子臉兒，生得溫柔婉麗。當下劉母就問雪姐：“你三哥與蔣公的表侄女結婚，不知那個姑娘生得如何？”雪姐道：“才德工容，無一不備。”二娘子便道：“比小姑姑何如？”雪姐笑道：“勝我十倍還不止。”劉母聽了，便也歡喜。原來劉母祇生了他弟兄三個卻沒有女兒，今見了雪姐就如親生女兒一般，問長問短，大約也三日三夜也講說不完。晚間母女就同床安歇，雪姐也就如親娘一般孝敬。姑嫂們又彼此十分敬愛，連這小端兒見了雪姐就撲著要抱，急忙騙不下來。看來卻與在蔣家情義一般。

且說他弟兄料理棚廠，果是人多手眾，到第二日傍晚已搭蓋齊全。上面俱用雙層大布三檐起脊，地下通鋪墊草席氈條，縱然下雨亦不能滲漏。次日凌晨，劉老夫人婆媳同雪姐都披麻重孝坐轎到船上來哭拜起棺，祇留一老家人在船照料。弟兄三人斬衰執杖號哭扶柩往普化寺來。到了棚廠，將靈柩在正中安放停安，遮護孝堂，擺設供桌，一切齊備。內眷們都在後面守靈。當下劉雲纔得與母親拜見，母子夫妻悲喜交集。當日已整備豬羊祭品，焚香點燭合家慟哭。祭奠畢，就都在廠中伴靈。劉雲因家中無人，支派二弟同一小廝回家照料，並令往船上將所有物件查點搬送回家：“船家僱值照票找給清楚，那官船上因在涼山耽擱多日，額外給他幾兩銀子盤費。”劉霖領諾去了。

當日又叫了兩個漆匠來，將外槩通身祇用漆擦，三兩日內便可乾燥。擇定十月十三日開弔，十五日弔止，就在本寺大殿上起建道場三晝夜，這同城文武官員以及親戚鄰朋弔奠者絡繹，俱拜挽至親好友支持管待酒席。三天止弔後，即擇於十七日出殯於祖塋。合家眷屬直到送殯後纔轉回家，普化寺中送了一分重香金酬謝。回家後又設席酬謝幫忙親友。前後整整忙了半月有餘方纔完事。

這一日，劉雲在書房中修了兩封書，一致成公，一致殷弟，將來封在一處託本縣用官封郵遞江浦轉寄留河。書中細敘弟兄途中相會並殷母被害、義妹還魂許多情節，以及強徒姓氏，懇其關拿嚴究。又作一札，專差往大庾效期往大庾縣與許公報信，並接他來家會。

自此，雪姐安居劉府，母女兄妹姑嫂們雍雍睦睦，一團和氣，祇日逐盼望父親到來聚會。正是：

歷險盡寺纔信命，受恩深處便為家。不知許公可能接來相會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一回敘弟妹相逢，各訴所屬。看來原可平鋪直敘，殊不知其中頭路紛繁，問答不一。雖易實難，今看他厲敘各人情節，先後貫通，絲毫不漏，洵是妙筆。末後雪姐到家一段，更覺婉麗鮮新，至於開弔行殯，事事細緻筆筆周到。總緣作者胸中自有別才。故能諸事詳悉，鏡湖真是第一通人。